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美] 萝娜·伯格 Ronna Burger ● 编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

——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

Encounters & Reflections

肖涧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刘小枫◎主编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

——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

Encounters & Reflections:
Conversations with Seth Benardete

[美] 萝娜·伯格 Ronna Burger | 编

肖润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美)伯格编;
肖涧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3976-3

I. 走… II. ①伯… ②肖… III. 古典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3721号

Encounters & Reflections:

Conversations with Seth Benardete by Ronna Burger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200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6-6708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

——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

[美]伯格 编

肖 涧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0.375

字 数:251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衰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

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伯纳德特



伯纳德特

中译本前言

喜欢念书的人无不企望在从学时师从好老师,但天命并不安排每个时代都出现好老师;读书人是否碰上一位好老师,只能靠运气。像姜亮夫先生那样,曾先后师从廖平、王国维、章太炎,让人觉得,他把从学的福气享尽了,令我们只有惊羡的份儿。

没有福分亲炙于好老师,从有福分的学生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经受好老师教诲的经历,也算求之不得的美事,因此,我们后学特别感谢有福分的学生们的忆学杂记(如《蒙文通学记》,蒙默编,北京三联版1993;《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俞振基编,北京三联版1996),让我们这些没福分的人得以感领好老师的为学和为人。

著名古典学家伯纳德特当学生时,先后或同时师从三位古典学的好老师——施特劳斯、格瑞纳(David Grene)和布莱肯哈根(Peter von Blanckenhagen),并成为施特劳斯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伯纳德特离校后一直与施特劳斯保持通信问学,直到施特劳斯仙逝)。这样的福分,我们当然连想也不敢想。转眼间,伯纳德特也已经成就为一位好老师,养育过诸多学有所成的学子——我们曾有年轻的学子企望到美国纽约大学古典学系跟从伯纳德特学习古典学问,谁料当我们知道他是位好老师不久,他就病逝了。天命就是如此。我们仅能指望有一天从伯纳德特的学生们那里得知到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或许通过他,也能得知到一些关于他的老师的事情。

《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为我们提供了机会,不仅了解到伯纳德特的从学之路,也通过他看到学界中的人性百态,实在

2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

难得。我相信,好些年轻的中国学子也企望从中得到自己正在寻觅的东西,因为,他们如今明白,真正滋润灵魂的学问是古典的学问。

原文索引附后,原文页码见于文中的方括号。

刘小枫

2005 年 10 月 25 日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序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要证明任何真正重要的事物而不使用例证很难。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梦中观察事物,以为自己完全认识这些事物,然而,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知。

——柏拉图,《政治家》277d,据伯纳德特译文



萝娜·伯格

本书【vii】^①的缘起可追溯到 70 年代早期,当时伯纳德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②讲授夜间课程,内容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每逢上课的夜晚,我们一小群人会漫步课堂之外,到相隔几个街区的雪松酒馆(Cedar Tavern)楼上畅谈。后来谈话地点又改到荷马餐厅(Homer's Diner),我们坐在挂有荷马肖像的小隔间内,好几个小时都不会有人打扰。聚谈一开始通常讨论与我们正在研读的文本有关的问题,内容涉及政治和历史,古典学术和当代物理学,古希腊和罗马作家,犹太教和基督教,英国人和德国人,然后从荷马或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绕回到柏拉图。

我们的谈话如涓涓细流,总被伯纳德特字字珠玑的简短评论

① 原书页码。——编注

② 社会研究新学院于 1918 年创立于纽约,创办人包括杜威在内的著名学者,旨在创立“进步的”成人教育和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译注

2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

打断。他的话语散发着迷人魅力——属于一个学者世界的魅力，这个世界已逐渐消失，并且似乎会被人遗忘。这里指的学者世界比我们所知的学术界要小很多，它主要由欧洲人组成，他们中大多数人经历数次历史的转折，最后执教于战后美国，了却余生。1950年代早期，伯纳德特入读芝加哥大学，与布鲁姆、罗森、斯坦纳（Goerge Steiner）、达登（Severn Darden）等人成为同窗。他与访问该校的布伯（Martin Buber）、汤因比、艾略特亦有过接触，并得到包括格瑞纳（David Grene）和布莱肯哈根（Peter von Blanckenhagen）在内的诸位教授的悉心指导。不过最为重要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与施特劳斯的相遇决定了他的哲学发展路向。伯纳德特曾获得一系列奖学金资助，游历雅典、罗马、佛罗伦萨，【viii】在圣约翰大学获得他第一个教席，后来又回到哈佛大学加入“初级研究员项目”（Junior Fellows Program）。这些年的学术生涯不仅磨砺了他的语言技巧，加深了他对古典思想的理解，而且经由与各色人等接触——古怪的、虔诚的以及用自己独特方式表现出复杂性的人，形成了他对人性的认识。当然，有幸在有趣的时代生活在有趣的地方还不够；伴随这些机遇的，还有伯纳德特敏锐的视角和牢固的记忆力。不过最为重要的是，他娓娓道来的各种故事是一个哲学头脑的产物：它们更为具体地阐明了他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思想与不可预期之物的真实相遇。

与伯纳德特长达数年的谈话重构了一个世界，它充实了我们当时正在研读的书本；我们自己的学生必定能够更近一尺。我开始设想这些对话的记录或许可以提供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这个记录，诚如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所言，将为我们自己以及后来的同路人储藏一笔记忆的财富，帮助我们抗拒遗忘。心中有了这个念头，我们三人——罗伯特、米歇尔和我，便手拎录音机，于1992年和1993年间在伯纳德特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六次谈话，

每次数小时。一开始我们询问他在曾经伫足过的各高校遇到的教师与学者。在他搜寻记忆的过程中,问题逐渐转变为:一个人能教给另一个人什么以及通过经验学习意味着什么。人似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明白自己很早就意识到的东西,伯纳德特不止一次对此感到惊异:我们不得不在清醒状态下逐渐认识我们似乎早已在梦中知晓的事物。他回顾自己关于荷马的学位论文,关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关于希腊悲剧和柏拉图对话的早期文章,四十年间他不断返回到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四十年后,伯纳德特认为自己在其中犯了若干错误,他现在开始在这些错误中更为清晰地看到一种普遍形式。伯纳德特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爱欲与惩戒、美与正义、城邦、灵魂与诸神,由于我们探寻其特征与意义,在我们的谈话之流中不断涌现,并充盈在我们关于自然科学、诗歌、宗教以及它们与哲学关系的讨论之中。

本书正文部分记述我们参与、记录并在后来整理的对话。我们整理录音记录,以便删除重复的内容,让讨论显得连贯有序,同时又尽可能不损害原有场景的自发性。【ix】尽管我们谈话的顺序差不多遵循在此处提及的顺序,我们最初并没有把它构想为分成两部分的整体。本书标题“相遇与反思”似乎适用于这两个部分,因为它们展现了伯纳德特称之为“不确定二分组合”(indeterminate dyad)的结构,“不确定二分组合”意为构成一对组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不能被简单地算作“二”;相反,它们是整体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第一部分由伯纳德特的回忆组成——他在塑型阶段与各种人物和地点的相遇;第二部分关注在与诗歌或哲学作品相遇时所产生的反思的性质。每个部分自身和彼此共有的二元性囊括在关于希腊悲剧的公式中: *pathei mathos*——通过经验来学习。我们的讨论暗示,从人生际遇中寻求洞见(尤其从所犯错误中寻求洞见)的过程与解释一个文本(只要

这个文本包含对某人错误出发点的揭示,随后又深刻认识到这种出发点的必然性)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第二次起航”的描述中提供了一种范式——通过认识到自己最初与先行者们同犯的错误发现自己的道路。诚如这些对话证实的那样,伯纳德特践行的哲学解释活动即为这种行进方式的生动例证。

不管试图捕捉伯纳德特独特声音痕迹的目标多么严肃,整个录音过程自始至终都是轻松愉快的。现在它却带上了不同的色彩:正当我们获悉本书应允付梓之际,伯纳德特不幸患病。他读过这部书稿的早期校样:伯纳德特于2001年11月14日辞世,当时本书最后一稿正躺在他的书桌上等待审阅。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编辑校对能够与他可能做的足够贴近,当然我们对此并不确信。

在编辑这些对话并看到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显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主题似乎明显缺席,或至少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我们曾希望在另一次对话中讨论这个主题。律法是什么,以及律法在使人成其为人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伯纳德特解释古希腊悲剧的中心问题,他曾长期将这个问题与希伯来《圣经》联系在一起思考;他曾开设关于古代法律的多门课程,并尤其喜欢阅读多布(David Daube)关于希腊、罗马和《圣经》法律的著作;伯纳德特的最后著作是对柏拉图《礼法》的精妙解读——一部精微深奥的鸿篇巨制,如果我们曾与他更为随意地谈到他对《礼法》基本意图的理解,我们必定会获益良多。【x】但是,我们曾计划深入讨论的却不是这个主题。开始试图重建谈话可能涉及的一些方向要求我们回忆与伯纳德特谈话的不可取代的特征——思维的跳跃和转折带来令人惊异的洞见,尽管(或因为)这些洞见是如此不可预期。

伯纳德特喜欢把思维的意象比作在沙滩上行走的过程:沙中的脚印只留存片刻,旋即又被覆盖,而人在渺无足迹的路途中继续

前行。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够和更愿意一度重新开始,并且似乎更容易被前面未知的路途所激励,而不是热衷在身后留下任何丰碑。不过,当他已与世长辞,留存他足印的这些微弱痕迹会带给我们些许安慰,无论这样的安慰多么微不足道。

引 子

聚谈人物

瑟特·伯纳德格 Seth Benardete

罗伯特·伯尔曼 Robert Berman

萝娜·伯格 Ronna Burger

米歇尔·戴维斯 Michael Davis

瑟特：我父亲过去给我们讲霍加（Nasreddin Hoja）的故事，这个人半是机灵鬼半是傻瓜。我哥哥和我最爱听这个故事，我们常常要他给我们讲，至少一年一次。

霍加【1】^①那时已经非常有名，不过他在旅行时总是十分节俭。他在礼拜五来到一个村子，在去清真寺祷告之前，自然先去澡堂。澡堂的佣工扫了他一眼，就把他扔进最冷的水里，给他一条最粗糙的毛巾，然后打发他离开。不过与所有土耳其佣工相同，他们在收费时紧闭双眼，摊开手心。霍加在他们的掌心放了一枚钱币，然后往清真寺方向走去。当他走到半路，那些佣工睁开眼睛发现手里是一枚金币。他们奔走相告：“那个男人，我们待他像污泥，他却给了我们一枚金币。”一周后，在礼拜五去清真寺之前，霍加又来到那个澡堂。这回澡堂里洒满了香水，有女郎吹笛助兴，还有人伺奉茶水、冰块，佣工们在四

① 原书页码。下同——中译编者注

周列队恭候，像伺候国王那样伺候他。待霍加沐浴完毕，他们又排成一队，闭上眼睛，摊开手掌。霍加在他们手中放了个子儿，然后往清真寺走去。第一个睁开眼的佣工发现手里放着一文钱。佣工们都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追上霍加，嚷道：“大爷，大爷，你肯定搞错了。”霍加问：“搞错了什么？”“上礼拜我们像对待乞丐那样对待你，你给了我们一个金币；这礼拜我们像伺候皇帝那样伺候你，【Ⅱ】你却给我们一文钱。”霍加说：“哦，这文钱是付上礼拜的，那枚金币是付这礼拜的。”

我父亲讲的关于霍加的另一个故事更令人难以置信。

霍加有一次来到一个镇，镇上人人都知道他，要求他礼拜五在清真寺发表演说。他说：“不行，不行，我在别的地方还有事，不能久留。”但是他们说：“我们让你在全镇最有钱的人家里住上一个礼拜。”于是霍加就说：“好吧，我会重新考虑。”到了礼拜五，人人都在盼望他的发言。他起床后说：“穆罕默德们，女人们，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今天会说什么吗？”他们说：“不知道。”“好吧，如果你们不明白我要说什么，我就不说。”然后转身离开。镇上的人觉得很恼火，他们要求他在最有钱的人家里再住上一个礼拜。他说：“好哇。”第二个礼拜他起床后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每个人都回答：“知道。”因此他说：“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镇上的人确实希望知道他会说什么，就想出个计策。当他第三个礼拜再问这

个问题的时候，他听到一些人说“知道”，一些人说“不知道”。然后他说：“好吧，知道的人告诉不知道的人，再见。”他们认为确实有必要听听他会说什么，所以第四个礼拜他又在最有钱的人家里度过。礼拜五来了，他又问了通常的问题，这回全场鸦雀无声。他重复了一遍，人们依然沉默不语。他就嚷道：“穆罕默德们，女人们，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今天会说什么吗？”仍然是一片沉默。最后，他说：“我昏花的老眼可能欺骗了我，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先前以为这些故事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人物“霍加”，这个人有其他冒险的经历，放弃了永生，然后又复活，等等——有点像普罗米修斯。但是，我多年后发现，霍加在土耳其和波斯家喻户晓。我去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坐在我一个叔叔的办公室里，翻阅土耳其语—英语贸易杂志，每个星期，那上面都有一个霍加的故事。